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筆梨園 第三回 好朋友盜金娶美婦

曲水千回瀾百繞，競壁奇峰兀聳。莫過人心機狡，對面情難曉。雖有丹青絕樣巧，畫出蜃樓海島。難盡胸中杳渺，做出忠奸了。右調《憶故人》且說江升買辦烹調停當。江干城與馮人便賓主談心，江升斟酒。畢竟說到妓女身上，干城道：「昨嫖之妓，未為不佳，總不如媚娟之妙。弟思怎得開交？不如將匣中之物，贖了媚娟之身何如？」人便道：「銀子是死的，媚娟是活的，他怎肯換與江兄？除非一千，方才動得他心。」江升聽說，忍耐不住，只得放了酒壺，跪下磕了一頭，說道：「小人有一苦言勸大爺。當初老主人曾與小人生理，一文也不捨輕用，穿著粗疏，吃用淡薄，故此做得這幾分家業。今大爺竟把祖父苦掙之銀，撇如石塊。即如目今在此做鹽生理，受盡了許多苦楚，難道便已忘懷？況且先大娘已過，大爺無妻無子，做家之事，毫無把柄，如何全不思量？豈不曉從古無情之物，莫如小娘，日日迎新送舊，有銀即是親夫。直弄到破家蕩產，也還填不滿他的溝壑。昨日小人來尋大爺，尋到一妓家，只見有一嫖客，面如黑鬼，須是銅絲，麻點猶如鹿皮兒的斑斑，鼻頭就似鷹嘴兒的曲曲。那一位花枝般的妓女，與他捧須親嘴，豈不羞慚！他原與銀子捧須親嘴，那管他貴賤香臭。如今大爺只管念戀媚娘，那媚娘若接了黑鬼銅須的銀子，只怕也不記念大爺了！」干城聽到此處，怒氣激潑，將手中酒杯劈面擲去，江升讓過，撇在地下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反敢大膽來教訓我？點綴我？」江升應口道：「小人只怕主人日後沒下稍，與鄭元和一般，故此苦勸，是好話兒。」干城道：「哦！你這奴才，還要罵我麼？」竟拿起一條門門，劈竹亂打，打得手酸方才住著。

馮人便一面拖勸，一面有心將桌上鎖門的徽鎖連匙竊在手中，說道：「江兄且息怒，小弟大便急，去解了即來。」急急抽身出街，走到前邊銅鎖店中，付他三分銀子，說道：「你替我依這鎖樣，配一鎖匙。這鎖就要拿去鎖門，你可看得明白，速速一配，明日來拿。」那銅店將鎖門、鎖須、鎖匙細細一看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將這鎖拿去了罷。」

人便拿了鎖，回身到干城寓中。只見干城還罵個不了，人便勸道：「盛價租人，不會講話，語言唐突了。不必認真氣惱，出外舒散一回罷。」悄悄將鎖兒仍放在桌上，竟邀了干城出門。干城復身轉去，取了一把碎銀，二人又往妓家去了。

且說江升被打，哭了半晌，呆呆坐了。思量主人如此行徑，決沒下稍。在此看不過，未免多慮，只有打罵，何苦煙柴與赤眼相對？欲要仍回衢州，衢州左鄰不知，必然反來罪我；欲要在此近地，自家做些生意，此後眼見主流落，心中不忍；欲要盜取主人之銀，遠去他方生理，只因今日勸他受打，不過為他收銀，如何我反拿他之銀？本心不可，天理難容；意欲拱手空身遠去，腰無盤費，寸步難行。想了一時，只得出外，鎖了寓門，街坊閒走。見街心有一乘大園轎抬來，轎後隨著兩個管家。江升抬頭看時，見內中一個，像似衢州賣小菜的吳一官，上前通問，果然便是，問道：「你因恁到此？前邊轎內是何人？」吳一官道：「是現任兵部老爺的公子相公。我今投托了他，故此隨他上京。」說起衢州也遭倭兵之難，流離外竄。

二人一面說，一面走。那公子的轎兒，抬到一官宦人家，門上遞了帖子，迎進內廳，敘談去了。吳一官在門前，問起江升近來之事。江升便把主人嫖蕩，今日受打，意欲他圖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吳一官道：「我們相公起行之時，原要帶一個久慣江湖、老成能事的進京，只因一時少有，將就帶我兩人而來。若江阿哥肯去，我對相公說知，必然收用。你心何如？」江升大悅，道：「吳一哥若肯作薦，一路上程途之事，我俱會得，十分停當。千萬替我留心。」吳一官道：「我相公今日花園有酒，此事不及說了。明日午前，你可到驢子巷何媚娟處來討信。」江升道：「全仗，全仗。」

只見裡邊送客出來，江升別了回寓。一路心中想道：「我們主人戀的正是媚娟，原來公子也在他家。明日去時，倘遇見主人，如何是處？」又想道：「倘然遇見，只說來尋主人，胡答亂應便了。」

次日挨到午前，竟到驢子巷去，遠遠望見主人與馮人便搖頭搖腦，講話而來。江升躲過一邊，候他過去。只聽見馮人便口中道：「明日一定起身去了。」江升躲過主人，尋到媚娟之家，吳一官正在門首，撒手問道：「昨蒙阿哥所言之事，今已如何？」吳一官道：「對相公說過了。相公道：『既是老成能事，可叫他來見我，收用便是。』你且站站，我先去稟知，然後引你叩見。」吳一官去不多時，出來引了江升進內。只見相公正與媚娟下棋，江升叩頭立起，站在一旁，偷眼看媚娘時，果然好朵花枝，想道：「怪不得我們主人迷戀！」

公子下完了這一盤棋，數時，是公子輸了三著。公子回首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江升道：「小人叫做江升。」公子道：「我家姓王，改作王升罷。我明日起程進京，你須在此候候同行。」江升道：「謝相公。」就替公子打扇送茶，添香斟酒，服侍了半天。晚間到自己寓中，收拾鋪陳衣服，不覺淚下腮來，想道：「主人，主人！非我負你而去，若然在此，你我俱無結果。我今隨公子進京，倘有好處，還來報答主人也。」鎖了寓門，竟到公子寓中過夜。

次日，公子果然起程。江升恐怕主人撞見，一早稟過公子，先到城外尋船候候。正是：

人生聚散似浮萍，今日維揚後帝京。

主僕一朝離與合，王升原是舊江升。

公子傍午起行，干城與人便早已在外候著。公子出門，二人隨即進門。干城見了媚娟，就如拾了一件無價之寶，喜之無極。媚娟伏侍了公子三四日，小心矜持，就如陪閻羅的一般，十分不耐煩，如今見了干城，就如見了親親的丈夫，歡容笑口，瀟灑唱彈。干城捏手捏腳，就攜媚娟上樓，抱抱親親道：「小生這幾日之間，獨舍姐姐，魂靈欲出，幾乎斷送殺也。」媚娟笑道：「妾亦猶是。」二人遂相抱上牀。

馮人便與桂媽說此閒話，見二人上樓，久不下來，想必是赴陽台了，心中有事，一別而行。忙忙走到鎖店中取了鑰匙，遠遠望一望干城的寓門，是鎖的，又東西顧探，不見江升，便大模大樣，搖搖擺擺，走到干城寓門邊，堂堂然將匙兒開了寓門，一頭進內，尋出拜匣來，將鎖環扭斷了，取出匣中銀子，藏在腰，藏在袖，又堂堂然，大模大樣，仍舊鎖了寓門，搖擺而去。此時雖有兩個鄰人看見，都是干城央他來的，全不關心。

馮人便竊了銀子，竟到城外家中，買些酒肉，燒個招財福紙。晚間，將銀計數，乃是三十封，每封俱是十兩，當晚計較了一夜。次早起來，竟到瓜州地方，尋了一所精潔寬大的房子，陸續置些雅當的傢伙。中堂掛一幅古畫，四邊俱貼了名人的鬥方手卷。討一對小使，收一個管家，竟做起清客來。

一日，那防邊海的官兵調換進京，到瓜州，將徐海帳下的宮娥賣與民間。馮人便得知，就去官兵行伍中踏看。看得一婦人標緻異常，骨格有些相像媚娟，官兵要五十兩，竟用五十兩討了回來。隨即又用二十兩買了兩個粗花大葉的，做了服侍。竟招接任宦男女客官，朝朝歡樂，夜夜春風，好不受用。只丟得那江干城苦到頭了。正是：

不結子花休耍彩，無義之人切莫交。

交時甜口渾如蜜，播斷頭皮斷斷腰。

且說干城在媚娟家，戀了半月，見媚娟帶來帶去是這幾朵花枝，穿來穿去是這幾件衣服，意欲替他打些奇巧首飾，做些輕薄時衣，走回寓中取銀。只見寓門鎖著，心中恐怕江升走來，又要阻勸，忙到前面銅鎖店中，叫了鎖匠來，才典開進內。取拜匣看時，吃上一驚，正如：

一片青天逢霹靂，滿腔熱火遇冰澆。

看那鎖兒竟已扭斷，內邊三百銀子竟沒有了。開口搖頭，跌腳歎氣，呆了一時，罵道：「此必是江升萬副的奴才盜了去了！」一頭出外，詢問鄰人。鄰人道：「卻像有十餘日不見盛價走動了。」干城道：「是他了，不消說了。」忙忙進內，將櫃開鎖看時，

內中一百銀子幸喜還在。又進裡間去看江升的鋪蓋，俱已沒了。想道：「是他無疑。」意欲告官緝獲，諒來必然遠去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將自己牀帳被臥什物，收拾做了一擔，僱一鄰家小使挑了，拿了這一百銀子，依舊鎖了寓門，到媚娟家來。將江升盜銀逃走之事，對桂媽與媚娟說了一遍。桂媽聽了，只當盜他的一般，歎氣不絕。干城就把手中百兩付與媚娟，這一擔兒，叫鴛兒挑入房中。

可笑江干城癡迷了心，竟思量在桂媽身邊過世的一般。卻被桂媽估度，是這一勺水兒了。但不知後來怎樣開交結局，且看下回分曉。

評：天下事盡有湊巧的冤情。如三百銀子，江升倘若不去，干城必然告官，官司必然加法，冤屈何伸？江升如今隨了公子而去，冤屈更何伸？可見世間為官的，凡事須詳慎；為人的，凡事須真誠，到底自有分曉。